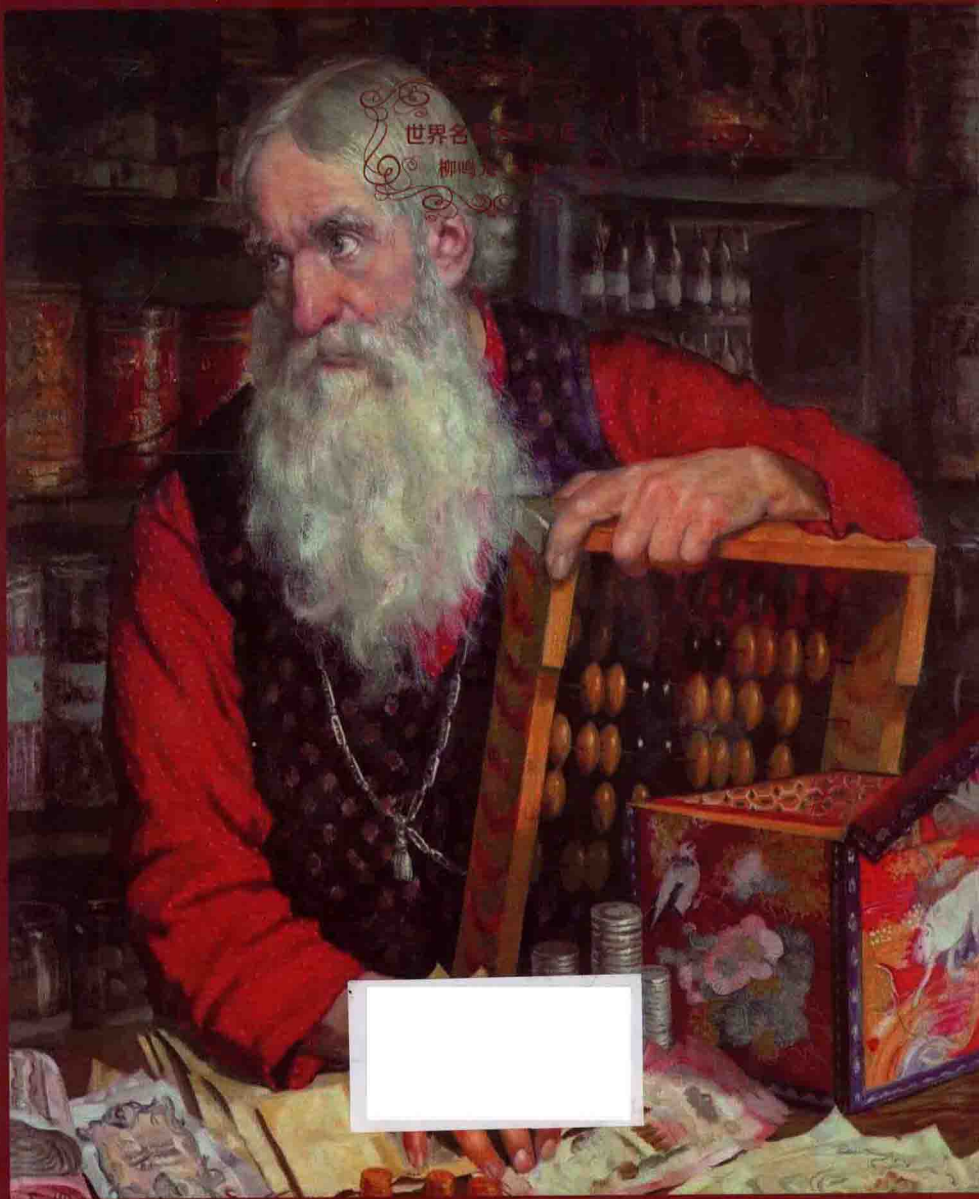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全译丛书

柳鸣九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04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振亚 冯增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振亚 冯增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徐振亚, 冯增义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4

ISBN 978-7-5426-5044-3

I. ①卡… II. ①陀… ②徐… ③冯…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840 号

卡拉马佐夫兄弟

著 者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 徐振亚 冯增义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687 千字

印 张 / 59.25

ISBN 978-7-5426-5044-3/I · 978

定 价: 69.80 元 (上下册)

目 录

译本序.....	冯增义	1
作者的话.....		17

第一部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3
一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3
二 打发长子		6
三 第二次结婚以及第二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		9
四 第三个儿子阿廖沙		15
五 长老们		23
第二卷 不合时宜的聚会.....		32
一 来到修道院		32
二 老丑角		37
三 虔诚的乡下女人		46
四 信仰不坚的太太		53

五	必定如此，必定如此	61
六	这种人活着有什么用!	70
七	野心勃勃的神学校学生	80
八	争吵	89

第三卷	好色之徒	99
一	在仆人房里	99
二	丽萨维塔·斯梅尔佳夏娅	104
三	一颗火热的心在忏悔（诗歌）	108
四	一颗火热的心在忏悔（故事）	119
五	一颗火热的心在忏悔（“脚跟朝上”）	126
六	斯梅尔佳科夫	135
七	争论	141
八	喝白兰地的时候	146
九	色鬼	155
十	两个女人在一起	161
十一	又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	173

第二部

第一卷	折磨	185
一	费拉蓬特神甫	185
二	在父亲家里	195
三	和小学生们相遇	200
四	在霍赫拉科娃家	205
五	客厅里的折磨	212
六	小木屋里的折磨	224
七	空气清新的室外	232

第二卷	赞成与反对	244
一	婚约	244
二	斯梅尔佳科夫弹吉他	255
三	兄弟俩互相了解	262
四	叛逆	272
五	宗教大法官	283
六	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305
七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趣的”	317

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326
一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们	326
二	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传略），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他的自述编写	330
三	佐西马长老谈话和训言摘录	359

第三部

第一卷	阿廖沙	377
一	腐臭的气味	377
二	那样的时刻	388
三	一根葱	394
四	加利利的伽拿	413

第二卷	米佳	418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418
二	“猎狗”	428
三	金矿	435
四	在黑暗中	447

五	突然的决定	452
六	我亲自来来了	469
七	无可争议的旧恋人	478
八	梦呓	496
第三卷	预审	512
一	佩尔霍金交上官运	512
二	报警	519
三	灵魂磨难的历程。第一次磨难	525
四	第二次磨难	534
五	第三次磨难	542
六	检察官捉住了米佳	554
七	米佳的重大秘密	562
八	证人的证词。婴儿	574
九	米佳被带走了	583

第四部

第一卷	男孩子们	591
一	科利亚·克拉索特金	591
二	孩子们	596
三	一个小学生	601
四	茹奇卡	610
五	在伊柳沙的病榻旁	618
六	早熟	635
七	伊柳沙	642

第二卷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哥哥	647
一	在格鲁申卡家里	647
二	一条病腿	656
三	小魔鬼	667
四	颂歌和秘密	674
五	不是你，不是你	689
六	与斯梅尔佳科夫的第一次会面	695
七	第二次走访斯梅尔佳科夫	705
八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访斯梅尔佳科夫	714
九	魔鬼。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730
十	“这是他说的”	750
第三卷	错误的审判	757
一	致命的一天	757
二	危险的证人	763
三	医学鉴定和—磅胡桃	773
四	幸福向米佳微笑	778
五	突如其来的灾难	787
六	检察官的演说。性格分析	797
七	历史的回顾	807
八	关于斯梅尔佳科夫的专题研究	812
九	淋漓尽致的心理分析。	822
	飞奔的三驾马车。检察官演说的结尾	822
十	律师的演说。两头都能打人的大棒	833
十一	不存在这笔钱。也没有发生抢劫的事	837
十二	也没有发生谋杀	843
十三	诲淫海盗的评论家	851
十四	庄稼汉固执己见	859

尾 声.....	866
一 营救米佳的计划	866
二 谎言一时成了真理	871
三 伊柳沙的葬礼。巨石旁的演说	879
附 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 的论述	徐振亚 译 890

第三部

第一卷 阿廖沙

一 腐臭的气味

司祭佐西马长老的遗体准备按规定的仪式下葬。众所周知，教士和隐修士死后遗体是不用洗的。《圣礼全书》上说：“凡教士升天后，由被选定的教士（即按规定担任此责者）先用海绵在死者额头、胸部、手足和膝盖画十字，再用热水擦拭其躯体，无须其他手续。”这一切都由巴伊西神甫亲自完成了。擦拭后还给他穿上修士服，外面再罩上修士长袍。长袍照例被稍稍剪开，形成十字状。死者头上戴修士帽，帽子上缀有八角形十字架。帽兜敞开着，死者脸部罩着一块黑布。给他手里置放了一尊救世主圣像。就这样在黎明前把他入殓了——棺材是早已准备好的。灵柩打算就停在修道室里，就是长老生前接待众修士和俗人的那个大房间，停放一整天。死者的职务是司祭，所以理应由司祭和助理司祭为他诵读福音书，而不是赞美诗。追荐仪式结束后，约瑟夫神甫立即开始诵读福音书。巴伊西神甫准备在约瑟夫神甫之后亲自为他诵读一昼夜，但是眼下他正在和隐修院住持一起忙别的事，因为在修道院的修士中间以及从修道院的客舍和从城里蜂拥而至的俗人中间，突然开始出现一种异乎寻常的、闻所未闻的，甚至“不合时宜的”激动而急切期待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越来越激烈。住持和巴伊西神甫竭力安慰这些骚动不安的人们。天亮后，有些人竟然带着病人尤其是有病的孩子从城里陆续赶来。他们似乎特意在等待这个时刻，希望出现那种能够祛除百病的力量，而且相信这种力量很快就会出现。直到这时候才发现，原来长老还在世的时候我们这里的人就已经把他当作一位毫无疑问的伟大圣徒了。闻讯赶来的还远不止一般

的普通老百姓。信徒们的这种期待心情表现得那么强烈、直露和急切，几乎成了一种要求。这在巴伊西神甫看来无疑是一种诱惑，尽管他对此早有预感，但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巴伊西神甫遇到那些激动异常的教士的时候，他甚至责怪他们说：“这样迫不及待地期待发生一件伟大的奇迹是一种轻率的行为，只有俗人才会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但是大家都不听他的，而巴伊西神甫也惴惴不安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不过说实话，虽然他对这种过于急切的期待感到生气，甚至认为是一种轻率的瞎起哄，但是连他自己也在内心深处暗暗期待着与那些激动异常的人们所盼望的几乎相同的东西，这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尽管如此，他遇到的某些人还是使他感到特别不愉快，由于某种预感，甚至引起了他的极大怀疑。比如他在那些把死者的修道室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中间发现了拉基京和那位至今还滞留在这里的奥勃多尔修士之后，心里感到特别讨厌（为此他马上责备自己）。不知为什么，巴伊西神甫突然认为他们两人十分可疑，尽管值得怀疑的远不止这两个人。那位来自奥勃多尔修道院的客人在所有激动不安的人们中间显得特别活跃，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一会儿问问这个，一会儿又去听听那个，一会儿又神秘兮兮地跟另一个人窃窃私语。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特别急不可耐，甚至因为盼望的奇迹久久没有出现而显得有点恼火。至于拉基京，后来才知道他是受了霍赫拉科娃太太的特意委托，早就来到了修道室。这个生性善良软弱的女人自己进不了修道室，因此她刚醒过来得知长老去世的消息之后，马上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立即打发拉基京替她到修道室观察动静，并且及时用书面形式向她汇报那儿发生的一切，每隔半小时左右报告一次。拉基京在她眼里是个笃信上帝的年轻人，他特别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只要他看准了某人对他多少有点用处，他就会凑上去跟他套近乎。这天气晴朗，许多前来祈祷的人挤在隐修院的墓地附近。这些坟墓散布在隐修院各处，但在隐修院的小教堂周围最集中。巴伊西神甫在巡视隐修院的途中突然想起了阿廖沙，想起好久没有见到他，几乎从昨天晚上起就一直没见到他了。他刚想起阿廖沙，立即就在隐修院最

远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他正坐在栅栏旁边一位去世已久、曾经以苦行著称的修士的墓碑上。他背对着隐修院，脸朝着栅栏，好像故意躲在墓碑后面似的。巴伊西神甫走到他跟前，看到他双手捂着脸在哭泣，虽然没哭出声音，但非常伤心，浑身都在抽搐。巴伊西神甫在他跟前站了一会儿。

“别哭了，亲爱的孩子，别哭了，朋友。”他终于动情地劝说道，“你这是怎么啦？你不应该哭，应该高兴才对。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吗？此时此刻他在哪里？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会明白的！”

阿廖沙看了他一眼，露出孩子般哭肿了的脸，但是一句话也没说，立即转过身，重新用双手捂住脸。

“这样也好。”巴伊西神甫若有所思地说，“你就哭吧，这眼泪是基督赐给你的。”他充满爱怜地离开阿廖沙的时候心里暗暗说道：“你这些伤感的眼泪能使你的精神获得抚慰，可以使你那可爱的心灵快活起来。”但他还是赶紧从阿廖沙身边走开了，因为他觉得看着他那模样说不定自己也会哭出来的。时间已经不早了，修道院的祈祷和悼念仪式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巴伊西神甫接替约瑟夫神甫在灵柩旁继续读福音书。但是还不到下午三点钟，就发生了我在上一卷末尾提到的那件事。这件事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甚至与大家普遍的愿望截然相反，因此我要再说一遍，有关这件事情的种种细节至今还栩栩如生地留在我们城里和四郊的人们的记忆里。我本人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我几乎不愿意去回忆这件沸沸扬扬、令人迷惑、实际上却是十分无聊、极其自然的事情，本来我完全可以把它从我的故事里删去，只字不提，但是它对我这部小说中虽然是未来的却是最重要的主人公阿廖沙的心灵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几乎使他内心发生了转折和激变，震撼并彻底巩固了他的思想，促使他终生去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

现在言归正传。还在天亮之前，长老的遗体经过入殓前的一番整饰后放进了棺材，然后移到了第一个房间，也就是原先的接待室。这时候守在灵柩旁边的人们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打开房间里的

窗户？但是这个不知由谁在无意间随便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而且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即使有几个在场的人注意到了，那也只是在心里暗自琢磨：期待这样一位死者的遗体腐烂发臭，这简直荒唐至极，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如此缺乏信仰如此轻率只能表示惋惜——如果不是轻蔑的话。因为大家所期待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可是晌午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某种迹象。起先是进进出出的那些人觉察到了这种迹象。但他们也只是在心里嘀咕，不敢把自己正在形成的想法告诉别人。但是到了下午三点钟，那迹象已经相当明显，简直难以否定了。因此这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隐修院，传到了所有前来朝拜的人的耳朵里，接着又传到了修道院，使修道院里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最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又传到了城里，令城里所有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激动万分。不信教的人听了不禁喜形于色，而有些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高兴，因为“人们看到正人君子身败名裂总会幸灾乐祸的”，就像长老本人在一次训导中说过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从棺材里渐渐发出阵阵腐烂的气息，而且越来越明显，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已经变得十分强烈而且越来越难闻了。这件事甚至是在修道院的教士中间也立即引起了一种明目张胆的在别的场合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诱惑，这在我们修道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很难想象的。直到许多年之后，有些通情达理的教士回想起这一天的种种细节的时候，对于这种迷惑居然会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至还不免感到惊讶和后怕。因为在这之前也有敬畏上帝的长老、十分虔诚的教士（他们的虔诚是有目共睹的）去世，从他们简朴的棺材里也自然而然地曾经发出腐烂的气息，如同所有的遗体一样，但也并没有引起什么迷惑，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小小的骚动。诚然，从前我们这里也曾有过这样一些人，据说他们的遗体没有腐烂，修道院里的人们对此还记忆犹新，并且对教士们产生了神秘的影响，在他们的头脑里这似乎成了一件伟大的奇迹，成了一种约言，预示着他们的坟墓将获得更大的名望，而且遵照上帝的意愿，这样的時候一定会来到的。人们念念不忘的是那位活到一百零五岁的约伯长老，著名的苦行者、伟大的持斋者和缄默者。他早在

本世纪初就已经去世，但人们还是怀着极大的崇敬让初次前来朝拜修道院的人瞻仰他的坟墓（就是巴伊西神甫看到阿廖沙坐在上面的那个坟墓），同时还神秘地向他们暗示种种伟大的希望。除了这位早已作古的长老外，人们还清楚记得大司祭瓦尔索诺菲长老，相对而言，他死得较晚，佐西马长老就是在他死后才接替长老位置的。在他生前，前来修道院朝拜的人简直把他看成一名疯子。据传说，上面两位长老躺在棺材里几乎鲜活如生，下葬的时候一点没有腐烂，在棺材里依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有些人甚至坚持说他们的遗体还散发出一阵阵可以明显觉察到的香味。但无论这些回忆具有多大的说服力，总是很难用来直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在佐西马长老的灵前会发生这种轻率而荒唐的甚至怀有恶意的现象？在我个人看来，我认为中间掺杂了许多其他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因素同时起了作用。譬如说，其中就有对长老制根深蒂固的仇恨，许多教士在内心依然认为长老制是一种有害的新花样。此外，也是主要的原因，是嫉妒长老的神圣地位。这种地位在死者生前就已经牢固确立了，几乎不容置疑。已故长老与其说是借助奇迹不如说是用一颗爱心把许多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一大批热爱他的人所组成的圈子，但同时也为自己制造了许多嫉妒者，继而又为自己树立了许多不共戴天的敌人，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既有修道院的也有俗界的。譬如说，他没有害过任何人，但有人会问：“为什么把他看得那么神圣？”单单这个问题经过再三重复之后就足以造成一种难以消弭的刻骨仇恨。所以我认为，许多人听说他的遗体腐烂发臭而且这又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他死了还不到一天，准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与此同时，有些原来忠于长老、至今还崇敬他的人为这件事肯定会感到伤心不已，仿佛自己也受了侮辱。事情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

刚出现腐烂迹象的时候，单凭人们走进死者修道室时的那副神态就可以断定他们为什么而来。他们走进站一会儿，又马上出来向等在外面的人们证实这个消息。等待的人中间有的听了伤心地摇头，但也有的听了简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们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可以

从他们充满仇恨的目光中一览无遗。而且没有一个人去责备他们，也没有人为死者说一句好话，这简直令人纳闷，因为忠于长老的人在修道室里毕竟占多数。很显然，这是上帝本人让这少数人暂时占了上风。不久，来访的俗人中间有些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也像密探似的走进修道室。隐修院大门口聚集了许多普通老百姓，但进去的不多。毫无疑问，俗人潮水般涌向修道院是在三点钟以后，是在这个富有迷惑力的消息传开之后。那些原来今天也许不会来也不打算来的人，现在也特意赶来了。其中还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过，表面上大家还算守规矩。巴伊西神甫脸色严肃，坚定而清晰地在继续诵读福音书，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虽然实际上他早已觉察到了某些异常情况。但是那些一开始很轻很轻，后来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放肆的说话声现在也传到了他耳朵里。“看来上帝的裁判和人的裁判不是一回事！”巴伊西神甫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最先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世俗人士——一位上了年纪的本地官员，公认的虔诚教徒。他这句话实际上只是把教士之间的窃窃私语公开重复了一遍而已。教士们早已说出了这句放肆的话，更加糟糕的是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流露出扬扬得意的神色，而且这股得意劲儿时刻在增长。过了不久，人们连起码的礼节也不遵守了，似乎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加以破坏。“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有些教士起初还带着惋惜的口气说道。“他的躯体又瘦又小，皮包骨头，哪来这种臭味呢？”另外一些人赶忙接着说：“那是上帝有意要作出指示。”他们的意见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就被大家接受了，因为他们指出，假如像一般的有罪之人死后自然而然地发出臭味，那也要过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快，至少要过一昼夜。“那一位却提前腐烂了”，这肯定是上帝之手在起作用，上帝要发出某种指示。这个意见令人信服。死者生前最喜欢的掌管图书的司祭、敦厚老实的约瑟夫神甫反驳那些诽谤的人说，“不见得哪儿都是这样看的”，正教没有规定虔诚的教徒死后不能腐烂，这只是一种意见而已，即使最正统的正教国家，譬如说在阿索斯，人们对尸体腐烂发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他们认为灵魂得救的人享受荣耀的主要标志不在于尸体不会腐烂发臭，而在于